

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议潜在优势的分析模型

——一份为中澳自由贸易协议可行性研究作准备的独立报告

著者：

Yinhua MAI 博士， Monash (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

Philip ADAMS 教授， Monash (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

Mingtai FAN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Ronglin LI 教授， 南开大学

Zhaoyang ZHENG 博士， 南开大学

2005 年 3 月 2 日

译 者：黄姗姗、郑秀莲、王思婷、熊爱宗、洪冬梅（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单词首字母缩写：

CG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CoPS Centre of Policy Studies 政策研究中心

DFA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贸易协议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NE Gross National Expenditure 国民总支出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

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MMC Monash Multi-Country 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所做）的“多国家模型”

MOFCOM Ministry of Commer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Nec not elsewhere classified 未分类；在它处未作分类的

ROW Rest Of the World 世界其它地区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目录（略）

摘要：

1. 2002年，为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经济贸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一项关于未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已经出炉。

2. 受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委任，莫纳什大学的政策研究中心对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模型分析，并与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南开大学的专家共同着手这项研究。

3.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从三个方面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模拟：消除商品贸易中的边境保护主义、投资自由化以及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分析框架为一个多国家、多部门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即“莫纳什的多国家模型”。在我们的模拟中，假设基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政策调整是于2006年开始贯彻落实的。

4. 在模拟FTA下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冲击方面，我们首先模拟了一个常规发展模式（或称“基准模式”），基准模式描述了在中澳没有签订FTA情况下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基准假设相比，其改变程度将被视为FTA下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效应。

5.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FTA使得中澳两国的产出增加并使得福利提高。据估计，FTA将提高中澳两国2006年至2015年期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现值（见42页图表7.1），数值如下：

澳大利亚实际GDP：180亿美元

中国实际GDP：640亿美元

澳大利亚实际GNP：220亿美元

中国实际GNP：520亿美元

6. 从2005年至2015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方面来讲，FTA估计将使澳大利亚的实际GDP年均增长0.039个百分点，使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0.042个百分点。

7. 两国实际GDP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不断增加的资本、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水平和得到优化利用的资源。澳大利亚实际GDP增长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就是贸易条件的改善。

8. 通过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和投资，FTA强化了中澳双方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整体而言，它也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贸易：由于中澳FTA的签订，世界进口量相较于基线水平也相应增长。

9. 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两国实现了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调整，这主要是为了消除商品贸易边境保护主义。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互补性，部门间的这种劳动力再分配还是更倾向于促进两国间已发生的自然调整进程。而且，与中澳两国在还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时的全球化中已发生的合作相比，这种调整只能属于小规模范畴的调整。

10. 澳大利亚从自由贸易协定获利最大的产业有谷物、羊毛织品、绒线和矿物和有色金属。中国获利最大的产业则是制造业，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和其它杂项制成品（如玩具和体育用品等）；而两国的服务部门则都能从FTA中获益。

11. 如果2006年至2010年期间，政策调整能够逐步实施，则至2015年FTA所带来的长期效应将在2006年完全贯彻执行FTA的效果没有区别。然而，越早实施FTA将会使两国更早获益，而相比较而言，如果采取不急不慢的措施，那么其导致实际GDP和实际GNP获益的现值将减少。

1. 绪论

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oPS) 受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DAFT) 委任，进行一项以模型为基础的关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并与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南开大学的专家联手开展这项研究。

这个研究是建立在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研发的一个以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为基础的莫纳什的多国家模型 (MMC)上的。此模型有以下特征：

- 一种动态机制，允许在若干年内对一种冲击（例如FTA的实施）所带来的时间路径上的效应进行分析研究。
- 一种工业结构（见表1.1），允许在大量的细节基础上分析FTA对工业方面的影响。
- 一种现实的基准模式，与一些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预测者的观点相一致。
- 有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具体数据，使得对消除双边进口边境保护主义的情况进行模拟成为可能。
- 有双边投资流量的具体数据，能够对投资自由化以及商业存在类型的服务贸易（定义见下面注释1.1）自由化的情况进行模拟。

1.1 服务贸易四种模式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服务贸易主要有四种模式：（1）跨境交付：由一个成员境内向另一个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例如国际电话通讯服务）；（2）境外消费：在一个成员境内向任何其它成员的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如旅游事业）；（3）商业存在：一国公司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在外国建立它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如某国银行在国外建立的管理机构）；（4）自然人流动：由一个成员在任何其它成员境内的个人提供的服务（如女演员或建筑工人等）。

在这份报告中，为了使对MMC模型不了解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对报告结果的解释将以一种非模型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关于主要模型的说明将在附录A中给出。

模型从以下三个方面模拟了FTA下的贸易自由化：

- 消除中澳商品贸易中的现有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中澳之间投资流量自由化
- 中澳之间服务贸易自由化

在给自由化的影响建模过程中，我们用MMC模型模拟了1997年至2015年期间的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基准模式：基准模式描述了在没有中澳FTA下的中国和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进程。其他三个模式分别结合了自由化的三个方面。在FTA下可选的三种自由化模式相对于基准模式的经济变量的价值偏差，将被视为它们所带来的效应（见图1.1）。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注意：将自由化的每个方面都进行模型化，则可以间接得出存在壁垒或限制条件下的潜在的数据。在中澳商品贸易中，等同于关税的贸易壁垒的一些精确数据也可以获得。因此我们有相当的信心去模拟出取消商品贸易壁垒后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关于投资与服务贸易壁垒的实证数据却比较少。因此，关于这两方面的自由化模型应该认为是仅供参考的——提供对趋势分析和按影响的重要性为排列次序的观察结果。同样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研究中所使用的假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建模，对可能进行的谈判内容并没有任何偏见。

在文章的以下部分，我们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简要地描述现阶段中澳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中澳之间现存的投资和贸易壁垒；第四、五、六部分将讨论自由化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第七部分则讨论FTA所有三个方面所带来的综合影响；第八部分我们将对自由化进程的快、慢所分别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第九部分讨论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第十部分是结束语。

2. 中澳之间不断发展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澳大利亚已成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1993至2003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商品贸易(进口加出口)总额中,中国份额从4%增长到10%。同一时期以来,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中澳大利亚所占的份额也从1.5%增长到了将近2%(见图2.1),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的第九大贸易合作伙伴。^①尽管处在较低的水平线上,中澳之间的投资流量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见图2.2)。

中澳不断深入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主要归功于两国经济动态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起源于中澳两国各自不同的经济禀赋和发展路径,并在不断发展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流量模式中显示出来,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对这些模式进行讨论。

2.1 中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需求

由于拥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农业资源,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一个日益重要的能源和材料供应商,支撑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并还在继续影响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使那些依靠稀缺的土地资源为生的农业人口不断减少,从而使依赖贸易进口食物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②,由此导致了中国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大大增加。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大麦,已经成为中国畅销的啤酒制造商的主要进口原料。其次,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中国对澳大利亚原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上涨。第三,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导致中国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海外市场上石油和煤气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此因素形成了今天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能源进口和投资模式。从澳大利亚的矿物和能源供应商的角度上看,中国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第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对先进的耕作和采矿技术以及管理技术的需求也将促成双边投资格局的形成。

2.2 工业制成品的双边贸易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的主要供应商。而且,为了应对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澳大利亚制造业部门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低劳动成本的国家。

但是,工业制品贸易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对澳大利亚。比如,当中国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服装的同时,她对澳大利亚经过轻加工过的羊毛的需求量也在强劲地增长。中国还从澳大利亚进口了大量的有色金属。在具有较高工业增加值的终端,两国在机械和仪器行业中也存在大量的双边贸易。

2.3 服务业部门的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拥有发展成熟的服务业,它对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澳大利亚服务业的提升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例如,中国正在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建立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首选的熟练劳工的训练基地之一。服务贸

^① 在中国商务部排名的中国十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澳大利亚名列第九。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联合会被认为是一体的(联合的)贸易合作伙伴。

^② 中国的城市人口以消费进口粮食为主,而大部分的农村家庭仍然以自己生产的小麦、大米、肉和蔬菜为生,中国农村在食物上的自给自足受到当地小规模可以进行食物交换的市场的援助。

易中的前两种贸易模式（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在中澳之间发展迅速——教育业和旅游业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运输和旅游服务业(Economic Analytical Unit, 2002)。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模式的相关贸易也已经在迅速发展（见注释1.1）。

2.4 未来不断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我们自2005至2015年的基准方案中（见方框2.1），我们假设中澳两国的实际GDP分别继续按3%至7%的趋势保持强劲的增长。同时假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继续，特征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比农业和采矿业呈现出更强劲的增长势头。澳大利亚则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特征就是服务业呈现出比制造业更快的增长势头。（见表2.1）

如果这两个经济体保持目前这种发展趋势，中澳两国所有部门之间的双边投资和贸易量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见表2.1至2.3）

框架 2.1 基准模式：常规发展情形

该基准模式描述了在没有签订 FTA 的情况下，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经济体可能的发展过程。本文模型的构建始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库（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该数据库简要反映了 1997 年世界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①。在基准模式模拟中，我们使用历史数据构建模型，反映了从 1997 年到 2003 年澳大利亚、中国及世界其余地区（ROW）经济体的演化发展进程；并使用预测数据反映了这三大经济体从 2003 年到 2015 年可能的发展趋势。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主要来源于（一家地处澳大利亚的私人咨询公司的）经济调查、澳洲统计局（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国国家统计局（the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表 2.1 列出了基准模式下关键的经济指标增长率，表示为 1997 到 2015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的形式。上述指标包括显示宏观经济水平的实际 GDP、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以及工业产出水平。该基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1. 中国实际 GDP 的增长是澳大利亚的两倍；
2. 两国贸易量的增长均超过其实际 GDP 的增长；且
3. 澳大利亚国内产业结构特征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不断转移，而农业和采矿业在中国实际 GDP 中所占份额则逐步下降。

我们假定 ROW 的实际 GDP 在 1997 到 2015 年间以年均 2.4% 的比率增长。

该基准模式即反映常规发展的情景，或称参考水平，与由于 FTA 的签订所导致的政策变动的情形进行比较说明。政策变动的效应以相对于基准模式的偏差度来衡量。

3. 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非常强劲，然而两国之间对于这些流量的流动仍然明显存在着贸易壁垒和限制。在本文的研究中，这些壁垒/限制被分为三大类：

- 对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包括关税和可量化的非关税壁垒）；
- 对投资流量的限制；

^① 原文不清楚。

- 对服务贸易的限制。

3.1 对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

第一类壁垒包括针对商品贸易流动的关税和可量化的非关税壁垒。表 3.1 显示了本文的研究中对 2005 年间这类壁垒限制程度的假设。其估计过程如下所述：

研究始于估计 GTAP 数据库^① (Dimaranan 和 McDougall, 2002) 报告中 1997 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数值。我们通过使用来源广泛的数据和信息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 来估计 2005 年的相关情况, 这一系列数据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生产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Productivity Commission)、中国财政部以及 WTO。澳大利亚生产委员会提供了表 3.1 所列商品的澳大利亚方面 2005 年关税等价率的估计值。这些估计值考虑了近来澳大利亚进行的单边关税减让, 尤其是纺织品、服装、鞋类以及机动车及其零部件行业。中国方面关于所列商品的关税等价率估计值以中国的入世承诺为基础, 辅以来源于中国的数据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我们假定, 在与中澳 FTA 开始生效相伴的贸易自由化如期发生之前, 中国已执行其入世承诺。

表 3.1 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 2005 年对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 澳大利亚的关税税率^②将在 5% 以下。但奶制品和服装类商品很明显是例外, 比之其它进口品, 遭遇到澳大利亚更高的保护税率。纺织品、皮革制品以及机动车辆的关税等价率也被预期在 5% 或 5% 以上的水平。第二, 尽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已经大大放松了对进口商品的管制, 然而 2005 年大部分关税仍将高于澳大利亚同类关税的水平, 农业和农产品项尤其如此。作为一个农产品和食品的主要供应商, 澳大利亚对除奶制品以外的上述商品采取了相对较少的边境保护。

关于表 3.1 中中国进口澳大利亚农产品时采取的保护措施——即相应的关税等价率估计值, 我们将在框架 3.1 中, 在特定商品目录项下, 讨论与之相关的具体事项。

框架 3.1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及食品的保护关税等价率估计值

小麦和精加工大米

中国加入 WTO 后, 对进口澳大利亚的小麦和精加工大米采取关税配额的限制, 配额内关税率为 1%, 配额外税率为 65%。小麦进口配额的 10% 以及大米进口配额的 50% 将被分配给非国有贸易商 (见表 3.2)。如果所有配额进口都划拨给非国有贸易商的话, 则所有出口至中国的澳大利亚小麦和米将仅受配额内税率 (1%) 的约束, 这是由于中国所定配额的量远远大于现有从所有国家进口的总量水平。为了量化由国有贸易所占份额所代表的贸易壁垒, 假定部分出口至中国的澳大利亚小麦和米将会有效的遭受到配额外税率 (65%) 的约束。在对贸易流量和包括国有贸易份额大小的关税配额的信息进行加权处理后, 假定中国对来自于澳大利亚小麦进口实行的边境保护的关税等价率为 30%, 精加工大米为 10.6% (见表 3.1)。

粮谷类

该类商品中仅有一小部分的关税细目 (如玉米) 遭受关税配额的约束, 其它配额内税率一般很低。大麦是该类商品群组中在澳大利亚唯一占有重要地位的出口品, 没有关税配额的限制, 但其固定关税率为 3%。在考虑了贸易流量、关税配额和入世之后的关税税率, 假定该组商品边境保护的关税税率等价值为

^① GTAP 数据库中的数据综合了来自世界银行和 UNCTAD 有关世界一体化贸易方案体系的商品关税和来自 USDA/ERS 有关农业贸易政策数据库的食品和农业数据。后一统计量大部分参考农业市场调查数据库 (AMAD)。关税数据第三个来源是来自 GTAP 数据库中核心部分的地区投入产出表。

^② 原文不清楚。

3%。

羊毛织品和桑蚕茧

该种商品类别中的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品是汗羊毛。出口至中国的羊毛品受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内税率为 1%，配额外税率为 38%（见表 3.2）。羊毛品的指定贸易方式到 2005 年将被取消。在对关于该商品类别的关税细目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进行加权处理后，假定边境保护的关税等价值为 15%。

植物油和脂肪

该类一部分商品遭受关税配额的限制。当再一次考虑了贸易流量、关税配额、配额内税率以及入世后税率之后，假定该类商品边境保护的关税等价值为 13%。

糖类

糖类商品遭受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内税率为 15%，配额外税率为 50%。糖类关税配额的 30% 将被分配给非国有贸易商（见表 3.2）。从所有国家进口至中国的现有总的糖类数量低于配额规定数量。在对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进行加权处理后，假定对于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糖类商品的边境保护的关税等价值水平大约为 25%（见表 3.1）。

3.2 对于投资流量的限制

限制投资流量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对于直接进入某行业的限制；对于国外投资者的经营行为和灵活性的限制；对于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歧视性待遇；以及会使协调成本上升的不透明的法规和标准。本节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商投资体制做一概述。

3.2.1 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体制

根据 1975 年外资并购法（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外资并购的规章和相关的政府公报，一些牵涉外国利益的投资提案必须提前报备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并经其批准。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the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对以下类别的提案进行审查：现有项目中外商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五千万美元；外商投资新设立项目金额超过一千万美元；由国外政府或其代理机构进行的直接投资；传媒行业的外商投资以及城市土地的外资并购。超过 15% 的股份直接或间接由国外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持有的公司提出的投资提案尤其要经过严格审查。中国在采矿业和资源行业的投资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别，因此同样需要经过审查。

在服务行业的外商投资总体而言会受到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为严格的审查。例如，任何在澳大利亚的外资接管或并购当地银行的商业行为每发生一起就单独研究审查一起，不会按固定的模式处理。澳大利亚在一些服务行业也设定了外商投资所占所有权份额最上限，譬如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49%）、机场（49%）、广播（20—35%）、报业（30—50%）以及通讯行业（通讯卫星 17%）。

3.2.2 中国的外商投资体制

在中国的外商投资按照情况的不同分别需要进行报备并获得批准。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外商投资需要得到商务部的许可，而省级政府和当地政府可以批准那些属于鼓励和允许类型的三千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引资法规和引资目录提供了一系列鼓励、受限和禁止的外商投资类别。在这三栏以外的外商投资则属于被允许类。

作为入世承诺，中国现在允许外资企业在众多服务行业从事经营活动。例如，外资机构能够以控股方式与中方合作办学。外资银行现在可以在一些大城市对本国和外国企业提供外币业务，并将在 2007 年开始可以提供个人本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地理位置和分行数目的限制将逐步被取

消。2005年,国外人寿保险公司将可以在不受地理限制的情况下与中方设立各占50%所有权的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现在可以建立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其所有权上限将在2005年从33%增加至49%。在通讯行业,允许外资公司在呼叫业务、手机和增值业务方面建立合资企业,到2005年外方所有权上限将从25—30%增加至49—50%。通讯行业对外商投资的地理限制也将逐步被取消。

3.3 对于服务贸易的限制

服务贸易共有四种传递模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见框架1.1)。虽然大多数国家在这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上都有限制,但仅在近些年才开始了量化这些限制的努力,并估计消除这些限制所产生的效应。近年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Dee(2004)探讨了某一特定服务行业贸易壁垒保护程度的跨国差异,以及该行业随之在不同国家经济表现的不同,并用此量化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贸易壁垒和经济表现之间的面板平均关系(panel-average relationship)。澳大利亚生产委员会量化了各个国家所有贸易方式中的限制手段,并公布了相应指数(例如,Nguyen-Hong2000以及Nguyen-Hong和Wells2003)^①。尽管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生产委员会公布的指数提供了各国之间的一种对照,但是仍需做大量的工作将这些指数转换为对价格影响的数据(只有后者才能够被用于类似于MMC的模型进行模拟)。商业存在贸易模式的影响也许更容易被量化。Mai,Horridge和Perkins(2003)采用历史分解法(historical decomposition approach)(参见Dixon和Rimmer2002)考察了来自于最近一段时期中国投资自由化的历史证据,并据此决定自由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行业的生产力和投资回报率水平。

虽然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前两种服务贸易模式(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上的壁垒难以量化,但是就表面看来数值较小,尤其当将其与商品贸易征收的关税进行对比时则更显如此。例如,乘坐澳洲航空公司的中国旅行者并不需要比澳大利亚旅行者支付更多的税收。因此本文并未研究消除前两种服务贸易模式可能存在的限制所能产生的影响。

但前两种服务贸易模式贸易流动的间接效应可以由MMC模型得出。上述贸易流动将会随着所模拟的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由于消除第三种服务贸易模式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很可能会引前两种服务贸易模式下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参见以下第6节)。

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第四种服务贸易模式(自然人流动)方面的贸易壁垒是显而易见的(Nguyen-Hong和Wells2003)。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于两国之间大学学历相互承认的限制。消除这类的限制可以模型化为两国间劳动力流动性增强。虽然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该种建模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本文未研究消除第四种服务贸易模式的限制所能带来的效应。

现在只需要研究第三种服务贸易模式(商业存在)下的壁垒。而这主要与服务行业外商投资存在政府干预相关。根据3.2节的讨论,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对服务行业的外商投资进行审查,并且都对关键服务行业的外商投资设有所有权上限。MMC模型反映了行业间双边投资流量,因此可以用来很好地模拟第三种服务贸易模式壁垒的消除所能带来的效应。

4. 消除商品进口的边境保护

^① 原文不清楚。

本节讨论表 3.1 所显示的商品进口的关税和关税等价壁垒（主要是关税配额）所产生的效应。为了对上述政策变化进行模拟，假定表 3.1 中的关税等价将在 2006 年降为 0^①。

澳大利亚的经济水平可以由出现在模型中的某些关键变量来代表：各类经济指标，譬如宏观经济水平之上的实际 GDP 和消费，以及产业层面的贸易和就业。随着双边关税类限制的减少，这些指标都将偏离其常规（基准）路径（参见框架 2.1）。上述偏差正是我们对关税类限制减少对澳大利亚产生影响的量化（见图 1.1）。相类似的，还有关税类限制的减少对于中国的影响由中国经济指标对其基准发展路径的偏差来衡量。

由于商品进口关税等价的消除所带来的澳中两国经济变量对于基准值的偏差，请看表 4.1、4.3 和 4.4 中所给出统计数字。

4.1 GDP 和贸易量

从表 4.1 可以看出：消除商品进口的边境保护将增加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实际 GDP。根据预测，澳大利亚的实际 GDP 在 2015 年将比基准水平增加 0.1 个百分点（或大约 10 亿美元^②），而中国的实际 GDP 将上升 0.05 个百分点（或大约 16 亿美元）。

消除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也会促进两国间双边贸易量的增长。2015 年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相对其基准值将上升超过 7 个百分点（或 20 亿美元），而中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则将上升将近 15 个百分点（或大约 30 亿美元）。

促使两国 GDP 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是不断增加的资本（见表 4.1）。由于双边关税减让所引致的较低的进口价格使得对于两国的投资成本降低，因此资本会从世界其余各地流向中国和澳大利亚。降低投资成本将使整个经济体内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从而导致资本的增加。

促使其 FTA 伙伴国 GDP 增长的第二个源泉是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当生产商通过削减生产成本来应对不断增长的进口品竞争时，生产率就会相应的提高。表 4.2 显示双边关税类限制的消除后两国生产率提高的程度。上述生产率的提高的量化通过模型进行内生地计算（更多细节参见 Mai2003），以实际估计值为基础，并考虑了澳大利亚和中国间的双边贸易流量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促使 GDP 增长的第三个源泉来自于产业间的资源再分配。本文构建的模型显示，作为双边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更加专业化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澳大利亚生产农产品和矿产品；中国则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两国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产品上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加深使得资源分配更为有效，并由此促进实际 GDP 的增长。

4.2 长期而言的实际工资和就业

消除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在长时期中将使各国的实际工资率上升（见表 4.1）。澳大利亚 2015 年的实际工资率比其基准值提高 0.5 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实际工资率则高出 0.1 个百分点。模拟模型中假定长时期中各国的就业水平由那些不会受 FTA 实施影响的人口因素（例如劳动力参与率）决定，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假设商品贸易边境保护的消除对中澳两国的就业水平没有长期影响。

^①关于这点我们做出惯例声明，即我们研究中所使用的假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建立模型，对可能进行的谈判内容并没有任何偏见。

^② 原文不清楚。

实际工资的调整机制使就业水平在长时期中固定不变。它意味着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长期利益在劳动市场上完全作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实现，而非就业水平的增长。

尽管在模拟模型中 FTA 并不会长期影响就业水平，但确实会对就业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见 4.5 节）。假定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以保持产业间工资差距固定在基准水平，那么，长期受惠于 FTA 的产业将出现就业的增长，其代价是受 FTA 影响较小的产业就业水平的下降。

4.3 福利效应和贸易条件

衡量福利的首选指标是实际 GNP。名义 GNP 是一国常驻居民和组织的收入，其值可以通过从 GDP 中扣除支付给海外的净收入来获得。实际 GNP 是以居民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数量来衡量的收入值，等于 GNP 减去国民支出总额（GNE）^①的价格。

表 4.1 显示，2015 年商品贸易边境保护的消除将会使澳大利亚的实际 GNP 相对于其基准水平上升 0.2 个百分点（或大约 17 亿美元）。中国的实际 GNP 预计上升 0.02 个百分点（或大约 6 亿美元）。

由于支撑 GDP 增长的部分资本收入的增长是由外资带来的（见 4.1 节），一方面，中国实际 GNP 增长水平小于实际 GDP 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则是实际 GNP 的增长水平超过实际 GDP 的增长水平，尽管对于中国来说，所有额外的资本都为外商所有。上述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可以追溯至两国贸易条件^②的变化（见表 4.1）。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由于边境保护的消除得到改善，而中国的贸易条件则出现边际恶化。澳大利亚相对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是由于中国关税减让的幅度比澳大利亚更大（见表 3.1）。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条件的改善（恶化）将提高（降低）生产价格（包括出口品但不包括进口品）与购买价格（包括进口品不包括出口品）的比值。大多数情况下，生产价格（或 GDP）相对于购买价格（或 GNE）的上升将造成实际 GNP 相对于实际 GDP 的上升。

另一个经常用来衡量福利的指标是实际消费（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和）。从表 4.1 中可以看出，从长远看，实际消费的偏差度与实际 GNP 一致。这是由于在本文的模型构建中，消费是家庭居民收入的的函数，而家庭收入与 GNP 表现出强相关。

4.4 行业产出

表 4.1 显示了商品贸易边境保护的消除对于总体产业部门的影响。在总体产业水平之上，自由化对两国所有部门的产出存在正效应，或者在最差的情况下，有些微的负效应。中国部门的反应比之澳大利亚更弱，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澳大利亚大的多。表 4.1 中唯一的一个显示产出会下降的部门是中国的农业，这反映出澳大利亚的生产者对中国本土市场的渗透不断增强。

表 4.3 和 4.4 提供了更多关于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详细数据。每张表均给出了在长时期内单个产业产出和就业相对于基准水平的偏差度，以及双边贸易流量的偏差度和绝对变化值。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譬如羊毛织品、粮谷品、矿产（未分类）（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以及众多加工食品，相对于其基准值，均显著增长（参见表 4.4 最后一列）。例如，中

^① GNE 是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总和。

^② 贸易条件的定义是一国出口贸易指数与进口贸易指数的比率。

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净进口值^①相对于其基准值上升大约 7 亿美元，使得澳大利亚相关产业的产量不断增加；而中国同类产业的产量则不断缩减（将表 4.3 的第一列数据与表 4.4 对比）。

另一方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传统出口商品，包括服装和混合制成品的出口，相对于其基准水平而言，规模得以扩大（参见表 4.3 的最后一列）。例如，澳大利亚对中国服装的净进口^②增加大约 5 亿美元，刺激了中国相关商品的产量增加，澳大利亚同类商品的产量减少（将表 4.4 的第一列数据与表 4.3 对比）。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机动车辆及零配件的出口量也显著上升，但起点水平相对较低。

对于许多其它制成品而言——譬如纺织品^③、化工品、橡胶以及塑料制品、黑色金属、机械设备（未分类）等，中国和澳大利亚存在巨大的双向贸易流量。本文的模型显示取消双边关税限制将使双向流量增加，导致两国生产的不断上升。

4.5 企业就业

对澳大利亚而言，消除商品贸易边境保护会给农业、采矿业、食品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行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见表 4.3）。相反，服装业、汽车行业以及混合制成品行业的工作岗位相对于基准水平而言则减少了。最初受到较高的关税等价率保护的服装业就业的调整幅度最大，（见表 3.1）。模型结果显示：随着保护程度的降低，澳大利亚服装业的就业水平到 2015 年将比其基准水平低 12 个百分点（见表 4.3）。

对中国而言，消除商品贸易边境保护会使纺织业、服装业、化工、金属以及机动车辆行业的工作机会增加（见表 4.4）。农业和采矿业的就业水平将会稍微下降。

5. 推动双边投资流量

为满足建立模型的需要，我们假定中澳 FTA 将会：

- 增进澳大利亚投资者对中国投资法律和法规的理解，反之亦然；
- 简化外商投资审查程序；
- 更好的维护双边投资利益。

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会推动中澳投资资本互流，我们就以此来模拟该推动投资的效应（参见图 5.1）。

外商投资的流入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流入国的生产率。已经有学者使用中国的历史数据，对与投资自由化相关的生产率的提高进行了实证估计（Mai 等 2003）。本文模拟中采用其实证估计值来计算随着中澳两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资本供给曲线的移动幅度。

在模拟投资自由化效应的过程中，本文假定 2006 年将会达到完全自由化。由此，可得：

-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降低 0.5 个百分点（即，投资回报率从现在的譬如 6% 降至 5.5%）；
-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 0.4 个百分点（即，投资回报率从现在的譬如 6% 降

^① 中国的净进口值是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额（表 4.4 最后一栏）减去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额（表 4.3 最后一栏）

^② 澳大利亚的净进口值是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额（表 4.3 最后一栏）减去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额（表 4.4 最后一栏）

^③ 原文不清楚。

至 5.6%);

- 中国主要要素的生产率改善 0.12%; 且
- 澳大利亚主要要素的生产率改善 0.08%。

为了得到上述变化的具体数值, 考虑如下因素:

- 来自中国以往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实证证据^①;
- 澳大利亚在中国贸易总量和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
- 由于澳大利亚比中国更接近技术前沿, 因此其提高生产率的余地比中国更小;
- 由于澳大利亚比之中国对外商投资设立的壁垒更少, 因此其放松投资体制的范围也相应更小;
- 中国在澳大利亚贸易总量和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简要分析的回报率和生产率的变化程度我们认为是保守的, 主要是因为相应的估计数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表 5.1 显示, 模拟回报率降低将会使得双边投资的增加。投资自由化情形下, 到 2015 年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相对于基准水平将会增加 8 个百分点 (约 2 亿美元), 而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则将增加 7 个百分点 (约 2 亿美元)。两国双边投资的增加将会提高两国的生产效率, 这反过来又会吸引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估计世界其他地区对澳大利亚的诱发性投资量 (induced investment flow) 约为 4 亿美元, 对中国约为 7 亿美元。

由于投资的增长、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生产率的提高, 中澳两国实际 GDP 将会从双边投资自由化中获益匪浅 (表 5.1)。与基准水平相比, 澳大利亚 2015 年实际 GDP 将会增加 0.1% 多一点 (10 亿美元), 而中国的实际 GDP 将会增加 0.15 个百分点 (大约 50 亿美元)。

投资自由化比双边贸易壁垒的消除对实际 GDP 的效应要大。这与有关中国加入 WTO 效应的研究是一致的。在 WTO 的承诺下, 有关贸易壁垒清除的影响 (例如 Fan and Zheng 2000, Ianchovichina and Martin 2001, Mai 2003, and 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3) 远小于由于中国入世而导致投资自由化所带来影响 (例如 Mai, et. al. 2003, and Walmsley, Hertel and Ianchovichina, 2004)。Mai 等人 (2003) 与 Mai (2003) 发现由于中国加入 WTO 而带来的投资自由化比遵守 WTO 承诺消除商品贸易壁垒对 GDP 的效应要大 5 倍。

表 5.1 也显示在中澳 FTA 下的投资自由化将会使双边货物贸易量增加, 相比基准水平, 2015 年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将会提高 0.2 个百分点 (0.58 亿美元), 而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也会提高 0.2% (0.39 亿美元)。

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两国所有产业的产出 (表 5.1, 5.2, 5.3)。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能从投资与生产效率改变的第一轮影响中获得显著收益, 但是所有产业, 尤其是消费导向型产业, 将从收入增加进而支出增加的收入效应中获益。对于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产业来说, 产出相对于基准水平会增长约 0.1%, 中国相应指标将增加 0.1 到 0.2 百分点。

与清除商品贸易壁垒不同, 跨境的投资自由化并不会导致部门间劳动力的调整 (表 5.2 和 5.3)。

^① 使用历史终值 (见 Dixon 和 Rimmer, 2002), Mai (et. al. 2003) 联系了大量 FDI 流入中国的轻工制造业的事实估计了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6. 服务贸易自由化

传统上,将服务归为非贸易部门。提供服务的基本要求是服务的提供者与其服务顾客是同时、同地的。随着运输与通讯技术水平的提高,服务贸易的前两种形式(如远程教育、海外留学)已经在全世界迅速展开。按 WTO 的定义,服务贸易也将商业存在(在别国建立服务场所)与自然人移动(居民到国外提供服务)包括在内,这极大的扩大了国家间的服务贸易范围。同时也显示了各国外资体制下产生的服务贸易壁垒还是很严重的^①(见 3.2 节)。

为了模拟服务贸易双边自由化的效应,我们假设中澳 FTA 将会增强两国对对方国内投资规则的理解并简化对外商投资于服务业的审查程序,从而对服务部门的双边投资提议项目和获批准的项目数量都会增加(请注意:这些假设只是为了模型设定需要)。为了模拟审批批准项目增加的效应,我们假定澳大利亚对中国服务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降低 1.5 个百分点,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回报率则降低 0.7 个百分点。对投资回报率降低的幅度的估计尽管很保守,但仍要大于投资自由化效应的模拟值,这是因为在投资自由化下,我们假设只实行一般的方便措施;而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下,服务部门有关双边投资项目审批通过的数量将显著增加。我们假设在 2006 年实现服务贸易的全面自由化。

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使澳大利亚在中国服务产业的投资增加,对于中国同样如此。外资所有权份额的增长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投资海外的公司一般拥有很大的规模效应^②。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吸引更多双边的投资以及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诱发性投资又会进一步提高两国的生产率。我们估计,澳大利亚服务产业生产率平均提高 0.15%,而中国服务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平均起来则有 0.3%。

通过提高生产率与增加资本存量,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两国实际 GDP 的增长。表 6.1 显示:如果实行贸易自由化,2015 年澳大利亚实际 GDP 将会比没有实行自由化高出 0.15 个百分点(10 亿美元);中国将会高出 0.19 个百分点(60 亿美元)。另外也可以看出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了福利水平。澳大利亚的实际 GNP 估计将会比基准水平高出 0.1 个百分点(10 亿美元),中国实际 GNP 高出 0.2%(50 亿美元)。

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两国其他部门产出也有很大的刺激作用(表 6.1)。服务部门产出的增长部分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其中部分来源于收入效应带来的益处。长期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实际工资水平(固定要素回报),实际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即使与消费基本不相关的产业也会从投资自由化的实施中获益,这是因为服务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所有产业服务投入的成本,对于那种需求曲线十分平坦的贸易部门尤其如此。成本的降低提高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了它们的出口(或者是替代了本地进口)与生产水平。表 6.1 显示:到 2015 年,澳大利亚出口额与基准水平相比增加 0.1%,中国出口额将增加 0.2%。

7. 中澳 FTA 的总效应

^① 如 3.3 节中讨论,一些对第四种服务贸易模式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对这类限制的消除可以模型化为两国间劳动力流动性增强。

^② 原文不清楚。

7.1 宏观影响

本研究中所模拟的中澳 FTA 各个方面都促进了参与经济体的实际 GDP 增长（表 4.1、5.1 和 6.1）。如果能够在 2006 年全面实现自由化，比之 2015 年基准水平，这将会促使澳大利亚实际 GDP 增长 0.37 个百分点（30 亿美元），同样会促进中国实际 GDP 增长 0.39 个百分点（120 亿美元）（表 7.1）。通过全面自由化，从 2006 年到 2015 年澳大利亚实际 GDP 对基准水平偏差的现值^①约为 180 亿美元，中国相应约为 640 亿美元（表 8.2）。

表 7.2 显示，从 2005 年到 2015 年，FTA 的全面实施估计会使澳大利亚实际 GDP 增长 0.039 个百分点（图 7.1），中国实际 GDP 相应增长 0.042 个百分点（图 7.2）。

我们的模型显示，消除商品贸易壁垒会带来投资额的增加；而推动双边投资则会带来贸易额的增加（表 4.1、5.1 和 6.1）。这表明 FTA 三方面同时实施比单独实施所能获得的总收益更大。消除商品贸易壁垒引起的投资增加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但是我们的模型并未估计这种乘数效应的大小，我们情愿低估 FTA 的总体效益。

即使没有估计出这种乘数效应的大小，表 7.1 仍然显示出全面自由化将会有以下效应：

-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增加 8%（20 亿美元）；
-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增加 15%（30 亿美元）；
- 澳大利亚在中国投资将增加 17%（5 亿美元）；
-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将增加 11%（3 亿美元）。

FTA 的三个方面（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都会增加两国的福利水平。由于 FTA 的实施，澳大利亚实际 GNP 将会增长 0.5 个百分点（40 亿美元），中国的实际 GNP 将会高出 0.3 个百分点（90 亿美元）。如果所模拟的自由化措施在 2006 年能完全实现，那么对澳大利亚来说实际 GNP 年变化总额的现值将达到 220 亿美元，中国实际 GNP 年变化总额的现值为 520 亿美元（表 8.2）。

7.2 产业影响

表 7.3 表明除了服装、汽车及零部件以及杂项制成品等行业外，全面自由化会促进澳大利亚其他所有产业的产出增加（与基准水平相比）。这几个例外行业的产出之所以相比其基准水平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消除关税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由于投资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对于中国来说，全面的自由化将会增加四大产业部门的产出（表 7.3），制造业与采矿业受到的积极影响最大。尽管都获得了产出收益，但中国采矿业的就业水平相比基准水平却有所下降。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商品贸易保护壁垒的消除；此外投资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促进采矿业就业增长的作用也很有限。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也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造成的。

7.3 劳动市场调节

在 4.2 节讨论的中，在模拟中我们假设，从长期来看一国就业率只由一国人口因素来决定（如人口增长率），而这一要素是不受 FTA 影响的。因此，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所有长期收益在劳动市场上的实现就表现为实际工资的上升。确实，FTA 的全面实施将使两国的实际工资增加（与基准

^① 现值是指实际 GDP 未来每年偏差额加权到现价的总数额。

水平相比) (表 7.1)。然而, 由于消除了商品贸易壁垒, FTA 会影响就业的产业构成。

表 7.3 给出了未来的一年 (2015 年) FTA 全面实施而引致就业率与基准水平的偏差。关键是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而言, 这种与基准水平的偏离程度到底有多大。为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比较 2005 到 2015 年间基准增长率和对基准水平的偏差。在下面的讨论中, 我们会参考澳大利亚与中国大量的例证。概括地说, 与已有的调节过程相比, 中澳 FTA 的实施引起的调整规模要小的多。

7.3.1 澳大利亚——服装行业

中澳 FTA 会对澳大利亚许多行业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是服装行业。1997 年, 澳约有 52000 人从事服装行业, 然而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产业向低劳动成本国家的转移, 2004 年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减少到约 22300 人 (Dixon and Rimmer, 2004)。我们的基准模式模拟显示: 到 2015 年, 澳大利亚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将会减少到约 13000 人。由于中澳 FTA 的实施, 澳服装行业就业率将会降低 12 个百分点 (表 7.3), 这意味着会有 1500 人从该行业就业中转移出去。这一调节过程和 1997-2004 年的调节过程相比就会显得比较小——1997-2004 年每年将减少 4100 人。

7.3.2 澳大利亚——机动车辆及零部件行业

澳大利亚的机动车辆及零部件行业在 2004 年大约有雇工 78200 人 (Meagher and Adams, 2004)。我们的基准模式中显示, 由于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 到 2015 年该行业将每年失去大约 700 个工作机会, 按这个速率下降, 到 2015 年从业人员将降到 70000 人左右。因此 FTA 所导致的就业率减低 0.6 个百分点 (表 7.3) 就意味着到 2015 年就业人员将减少 400 人, 这甚至小于基准模式下的年减少数量。

7.3.3 中国——农业

1997 年, 中国的从农人口大约在 3 亿 3100 万。我们的基准模型显示, 由于中国逐渐转型为制造与服务类经济体, 那么到 2015 年农业人口将会降低到 1 亿 8000 万左右, 大约每年减少 1000 万^①。商品贸易壁垒的消除, 使 2015 年农业人口减少 0.1 个百分点 (表 4.4), 这意味着随着政策的改变, 中国的农业人口大约减少 18 万人。中澳 FTA 的实施对中国农业人口的调整效应要远小于基准模式下的调整。农业就业率的降低效应部分被农业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增长所抵消。

7.3.4 中国——采矿业

另一个对部门就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是中国的采矿业。1997 年, 中国的采矿部门大约有雇工 8700 万。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 2001 年采矿业的就业人数降低到 5600 万人。我们的基准模式显示, 部分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与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资源约束, 到 2015 年, 该部门的就业人数会降到 4800 万人。FTA 的实施使采矿业部门的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 即就业减少 34000 人, 这比 1997-2001 年所进行的就业调整 (每年减少 770000 人) 来说是很小的。

7.3.5 中国——服务业

与基线水平相比, 2015 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也将会有轻微降低 (表 7.3), 这主要体现在通信与金融服务业上。在我们的基线预测中 (In our baseline), 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大约会每年增长 2.53 个百分点, 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业的就业就会每年减少 2.52 个百分点, 因此, 这就造成了与基线水平相比中国服务业就业率每年 0.1 个百分点的降低。也就是说, 服务业就

^① 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 在此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业率的降低并不是服务业离职人员的增多，而是由于服务业新增就业有限。

8. 自由化的快~慢变化的不同结果

在 2006 年能立即实现贸易障碍消除的假设下，我们在本文的 4-7 部分讨论了 FTA 三方面的效应，但现实是：贸易自由化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实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贸易自由化以一个较慢的速度来实现，对我们以上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呢？为了比较自由化的快、慢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我们模拟了 2006 年到 2010 年逐渐实施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假设下 FTA 三方面的效应。

我们的模型显示：快速地实现自由化可以使两国更早的从 FTA 的实施中获益(图 8.1 与 8.2)。图 8.1 分别给出了尽快地与较慢地消除商品贸易边境保护的不同情况下，澳大利亚实际 GDP 与基准值的偏差。其中一条曲线代表尽快消除边境保护引起澳大利亚的实际 GDP 偏差度，另一条曲线代表较慢地消除边境保护引起澳大利亚的实际 GDP 偏差度，通过比较两条曲线下的面积大小可以看出：快速自由化带来的澳大利亚实际 GDP 与基准值的偏差大于慢速自由化，图 8.2 显示对于中国情形基本相同。

因此，如果尽快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2006-2015 年收入效应带来收益的总现值更大，这对两个国家都是适用的，而对于政策变化的三种类型，即消除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尽快地实施 FTA 的三方面会使澳大利亚实际 GDP 的现值增加 40 亿美元，会使中国增加 130 亿美元（表 8.2）。

从长期影响来看，自由化的快、慢变化对 2015 年 FTA 三个方面影响来讲，其差别的统计数字相差很大（表 7.2 到 7.6）。因此，以上三节分析的所有长期的影响——包括对宏观指标、贸易和产业的影响——同样适用于自由化逐渐实现的情形。

9.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从实际 GDP 与 GNP 来看，中澳 FTA 的实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表 9.1）。尽管自由贸易区会吸引投资从其他地区转向澳大利亚或是中国，但是这部分资金在世界其他地区资本总量中的比例是十分小的，因此对世界实际 GDP 与 GNP 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表 9.2 显示，中澳 FTA 对整个世界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但是有证据表明其贸易转移的效应很小。因此，与基准模式相比，中澳 FTA 的实施可以促进整个世界贸易量的增加。

10. 结束语

本文模拟了中澳 FTA 的各种效应，包括消除商品贸易壁垒、促进投资自由化与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在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认为 FTA 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促进了两国实际 GDP 的增长，其中部分增长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带来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福利。据估计，FTA 可以使澳大利亚 2006 年到 2015 年的实际 GDP 增加 180 亿美元，中国的实际 GDP 增加 640 亿美元；澳大利亚的实际 GNP 增加 220 亿美元，中国的实际 GNP 增加 520 亿美元。从 2005 年到 2015 年的平均增

长率来看, FTA 使澳大利亚实际 GDP 提高 0.039 个百分点, 使中国提高 0.042 个百分点 (图 7.1 与 7.2)。

其次, FTA 会使双边贸易与投资流量增加。2015 年, 全面自由化的实现将会使双边贸易总额^①增加 50 亿美元, 双边投资总量^②增加 10 亿美元。与基准水平相比, 中澳 FTA 将在总体上对世界产生贸易创造效应, 从而增加世界进口总量。

从产业层面看, 澳大利亚的羊毛、谷物、矿产、食糖与有色金属等产业将从 FTA 中获益最大。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服装、杂项制品 (包括玩具、运动产品等) 会迅速扩张, 与此同时两国的化学、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机械设备类产业以及服务贸易部门等都会从 FTA 中获益。

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消除商品贸易壁垒会促使部门间劳动要素的调整。而且由于中澳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这种劳动力配置将会加速两国业已存在的劳动力的自然调整进程。最后, 相比在未签订 FTA 时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下的自然调整, 这种调整规模更小。

参考文献 (略)

附录 A. 模型框架——MMC

本附录简要介绍了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莫纳什多国模型 (MMC 模型) (模型详述见 Mai, 2004)。MMC 是建立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单国模型基础之上的 (见 Dixon 和 Rimmer, 2002)。MMC 的重要特征是它是一个动态的模型, 每年都会提出与动态关系相关的诸如物质资本积累的系列计算解决方法。MMC 模型下的政策分析涉及对两种可选解决路径的比较分析, 一种建立在政策不变的假设上, 另一种则在政策改变的条件上推出。第一组序列称为基准方案, 是评估政策波动效应引起的偏差的控制路径。(图 1.1)。

作为一个多国模型, MMC 包括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在 MMC 模型中, 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中经济条件改变会通过地区间商品和资本流动而影响其他地区。

本报告所使用的 MMC 模型的建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 将 ORANIG——一个现有的单国比较静态模型 (见 Horridge, 2001)——中的所有变量、等式和系数加入空间维度从而将其转化为多国模型; 第二步, 在 MMC 中加入有关国际贸易流量的行为和会计等式; 第三步, 在模型中加入可以区别资本的不同来源 (国内和国外或其它地区) 的资本供给方程。联系投资预期收益率和资本投资额的动态机制是建立在 MONASH 模型所用机制的基础上的。(见 Dixon 和 Rimmer, 2002)。

MMC 使用的数据库囊括了澳大利亚、中国和作为第三国的世界其它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 和国对国的贸易和投资量。投入产出和国际贸易的数据来源于 GTAP 数据库 (见 Dimaranan and McDougall, 2002), 而国际资本流动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澳大利亚统计局、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会。

在附录中, 接下来我们首先概述 MMC 模型, 紧接着对模型潜在特征的核心部分进行略述, 最后介绍结论和解决方案软件。

概览: 经济因素和市场本质

模型包括四类因素: 产业部门、资本创造机构、家庭和政府。模型目前涉及 57 个产业部门 (见表 A.1)。每个地区的每个部门都存在相应的资本生产机构。这些部门每产出一单位商品, 相应的资本提供者就为关联生产部门提供一单位资本。MMC 中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的家庭单位和政府, 政府通过各种税收的征收干预市场。进口

^①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加上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②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额加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额。

和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需求上是不完全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出现了国际贸易。

MMC模型通过竞争市场中各因素行为的最优化，决定了每个国家/地区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最优化行为同时也决定了产业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一国的劳动力供给由人口因素决定，而资本供给则由回报率决定。

CGE核心：商品生产对投入品的需求

MMC把投入品划分为两大类：中间投入品和原材料。每个国家或地区的部门都选择在固定的产出水平下能达到成本最小化的投入品组合。但部门对投入品的选择受制于一个三阶段嵌套生产技术：第一层，生产每单位产品所用中间投入品组和原材料组的比例是固定的。这些约束比例形成于第二层。中间投入品约束集是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不变替代弹性的组合。原材料约束集则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不变替代弹性的组合。第三层，来源于三方面（国内、贸易国和其它国家）的资本投入的不变替代弹性的组合形成了资本投入约束。

CGE核心：家庭需求

各个地区的家庭在固定支出的约束条件下，购买使其Stone-Geary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组合。消费束是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不变替代弹性的集合。凯恩斯消费函数决定了家庭支出是GNP的函数。

CGE核心：投入投资

资本创造机构寻求最优化的行为表现，就用最少的商品投入产出最多的资本单位。资本创造机构不使用初级投入品。初级投入品主要使用在建筑和服务业的资本形成。

CGE核心：政府对商品的需求

在MMC模型中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对商品具有需求，提供这些需求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通过一定的规定内生地提供，例如将政府支出转换为家庭消费支出或国内消费；（2）作为多样化的工具变量内生地提供，设置外生决定的目标值，如政府的赤字水平。（3）外生地提供。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第一种假设。

CGE内核：国际贸易

MMC模型中，一国/地区根据国内和国外的产品价格高低来决定商品是内销还是出口，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向上倾斜的出口供给曲线。它们同时对全球运输部门出口运输服务，反过来对国家/地区间移动货物提供运输服务。本国/地区又根据价格决定从伙伴国或者第三国进口商品。所以各个国家/地区有向下倾斜的进口需求曲线，各个国家的出口供给和进口替代曲线斜率取决于对应国家经济状况。

CGE核心：要素市场

如上所述，最优化行为的假设也决定了产业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需求。在MMC模型中土地是固定要素；一国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人口因素；一国的资本供给则取决于回报率。资本可跨国界自由流动，所以各地区生产资源禀赋反映相对回报率。

CGE核心：物质资本积累

物质资本积累通过每个时期扣除折旧的净投资来实现。在资本供给过程中，预期回报率可通过对资本增长的反函数得出（见图5.1，也可参考Dixon and Rimmer 2002）。资本流动都有相应的资本供给曲线，具体来说，若s与r是MMC模型中的两个国家，资本供给曲线反映的就是s国/地区在r国/地区中j产业中投入的资本。在目前的MMC模型中，预期回报率由静态预期得到。在静态预期下，投资者在形成预期时，只考虑当前的租金和资产价格。

模型变数

MMC模型中，共有m个变量和n个等式，且通常变量个数(m)大于等式个数(n)。如此一来必有(m-n)个变量是外生变量（变量大小取决于模型外的因素）。选择作为外生变量的过程叫做变数。在政策模拟过程中，GDP、产出、雇用人数和贸易量等被设定为内生变量，而像税收、技术和偏好改变等这些则被设定为外生变量。

为了设定基准模式，假设GDP、产出、雇用人数和贸易量等可观察变量为外生变量，以进行面板预测和获得外界的信息。典型例子包括公共部门或私营企业的专家发布的宏观预测，还有政府公布的关于未来税收政策和收

益率改变的信息。

为了使得这些自然内生变量能够转变成外生变量, 举例而言, 为了对农产品出口量进行预测, 我们可以将能够定位国外需求曲线位置的变量内生化。为了对宏观变量进行预测, 我们可以内生生化模型中的宏观系数, 例如平均消费倾向。

处理模型软件

MMC是一个非线性方程体系, 用GEMPACK软件可以解出方程组, 这套程序专门用来协助建立和处理经济模型, 它可以通过类似代数的语法程序来鉴别MMC模型中的线性微分方程。GEMPACK采用如欧拉方程或者中点等标准方法将模型系统中的非线性方程作为初始值问题来解决。GEMPACK运算法则详见Harrison and Pearson (1996)。

表A.1 MMC产业清单列表*

1	水稻	30	木制品
2	小麦	31	纸制品、出版业
3	其它谷物类	32	汽油、煤制品
4	蔬菜、水果、坚果	33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5	油籽	34	其它矿物制品
6	甘蔗、糖用甜菜	35	钢铁
7	植物纤维	36	其它金属
8	其它农作物	37	金属制品
9	牛、绵羊、山羊、马匹	38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10	动物产品类	39	运输工具类
11	原奶制品	40	电子设备
12	羊毛制品, 桑蚕茧	41	机械设备类
13	林业	42	各种制造业
14	渔业	43	电力
15	煤矿	44	燃气制造、传输
16	石油	45	水
17	天然气	46	建筑
18	其它矿物类	47	贸易
19	食用肉类: 牛、绵/山羊、马	48	交通方式类
20	其他肉制品	49	海运
21	动植物油	50	空运
22	生乳	51	通讯
23	精加工米	52	金融服务类
24	糖类	53	保险
25	食品类	54	商业服务类
26	饮料和烟草制品	56	公共行政、国防、保健、教育
27	纺织	57	住宅
28	服装		
29	动物毛制品		

* 这里采用的产业分类与第五版GTAP数据库的分类方法相同 (见Dimaranan and McDougall, 2002)。

图 1.1 历史、基准预测和政策模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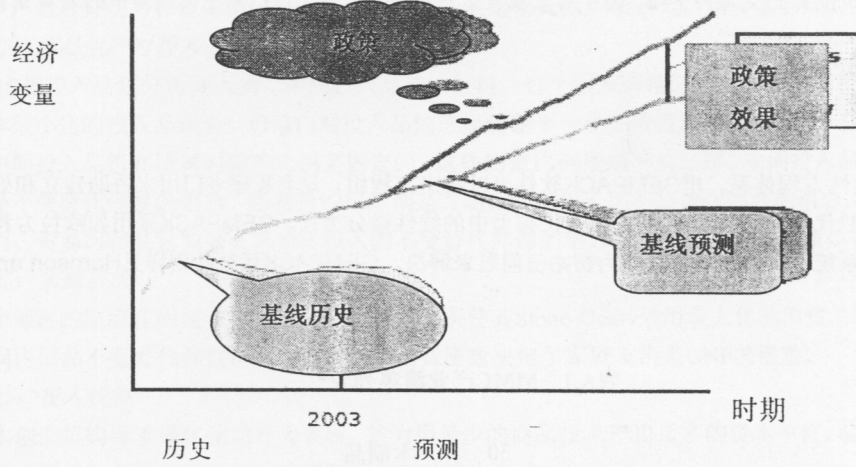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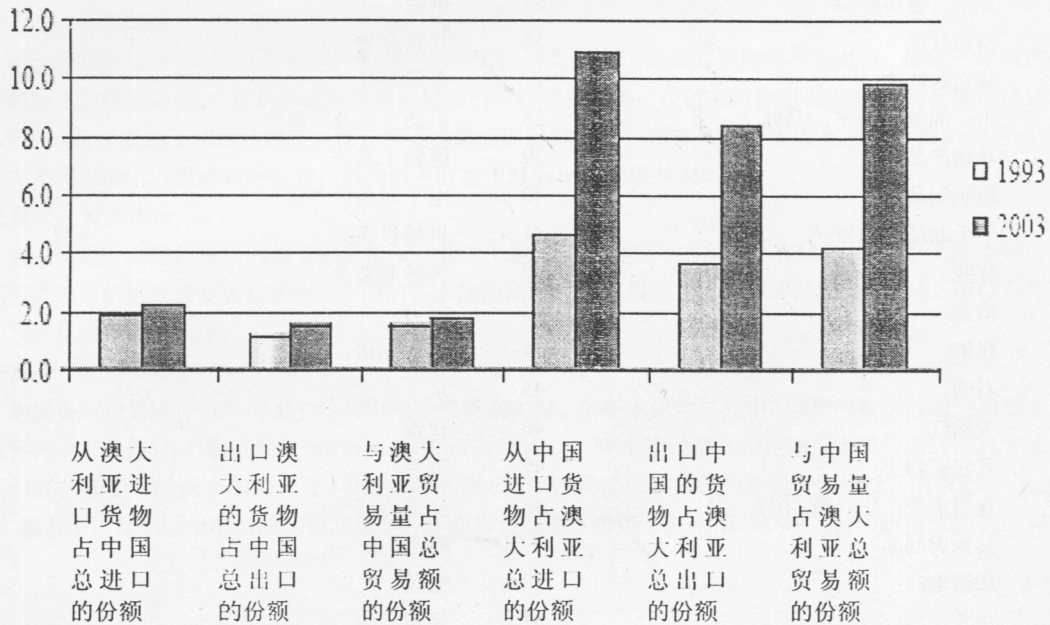


图2.1 中澳两国商品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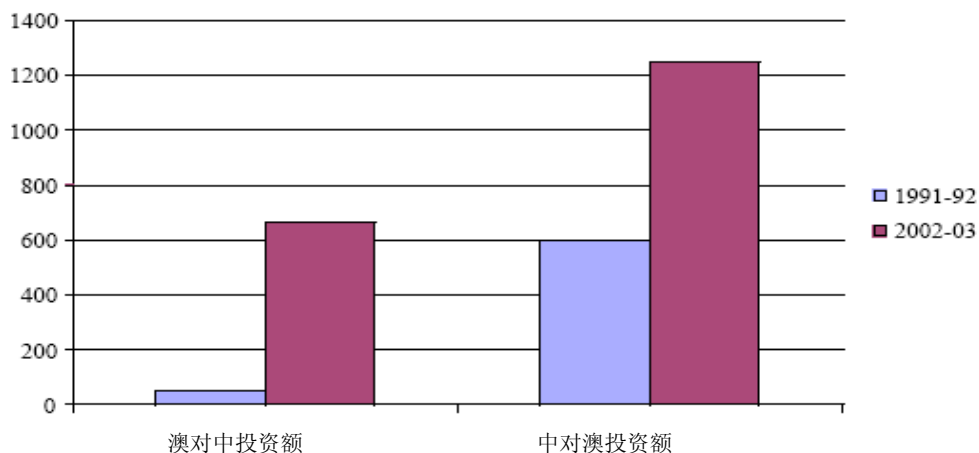
单位: %



来源: 由DFAT数据经计算得出。

图2.2 中澳双边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由DFAT数据经计算得出。

图5.1 投资自由化的效用模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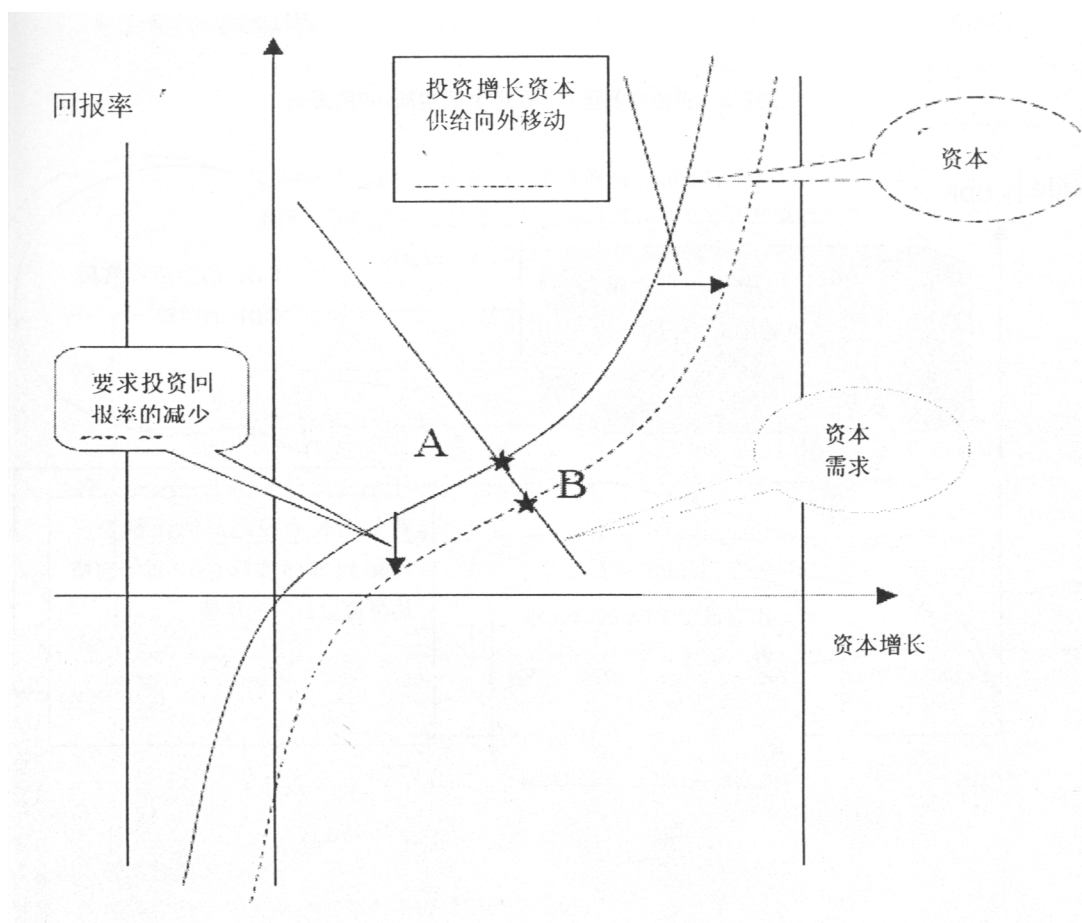


图7.1 FTA对澳大利亚实际GDP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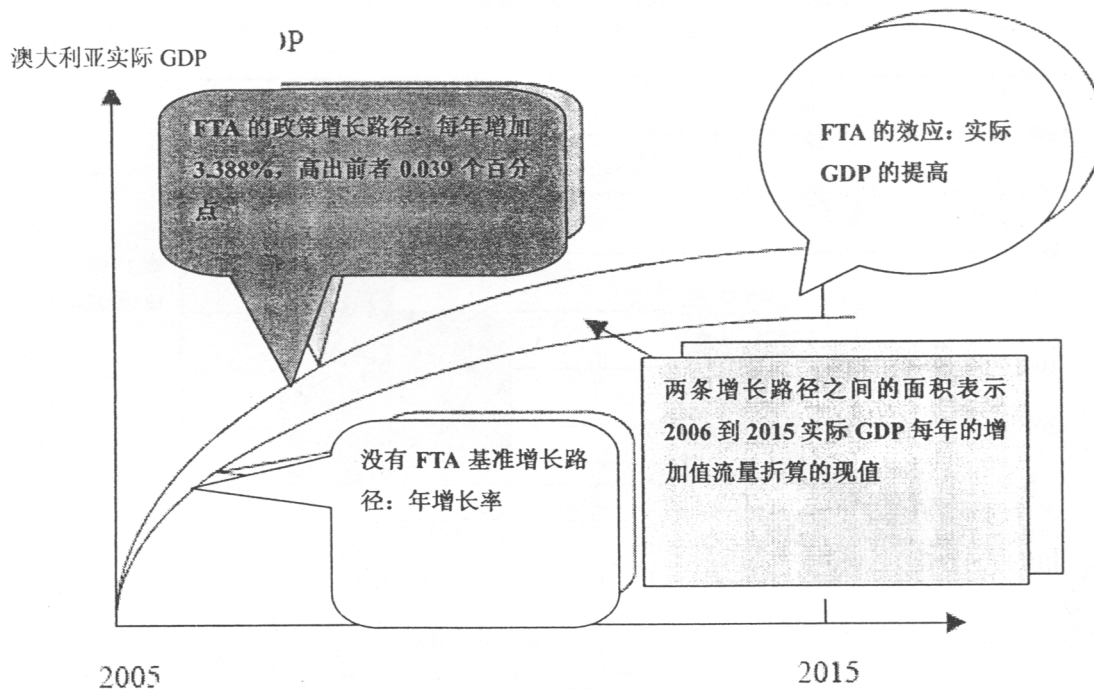


图7.2 自由贸易区 (FTA) 对中国实际GDP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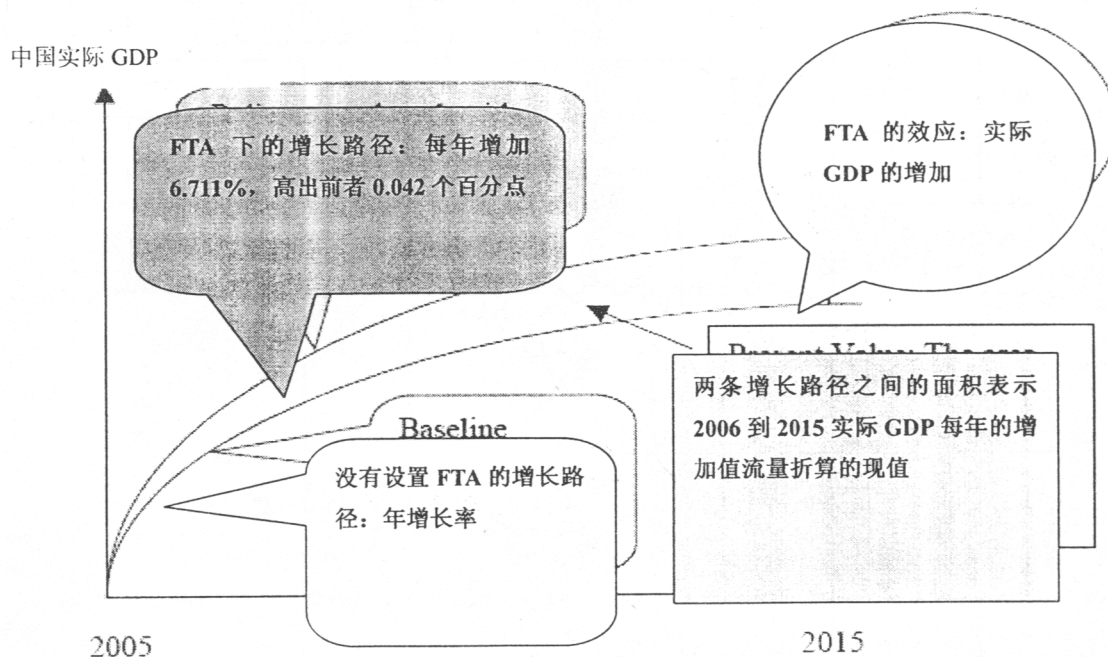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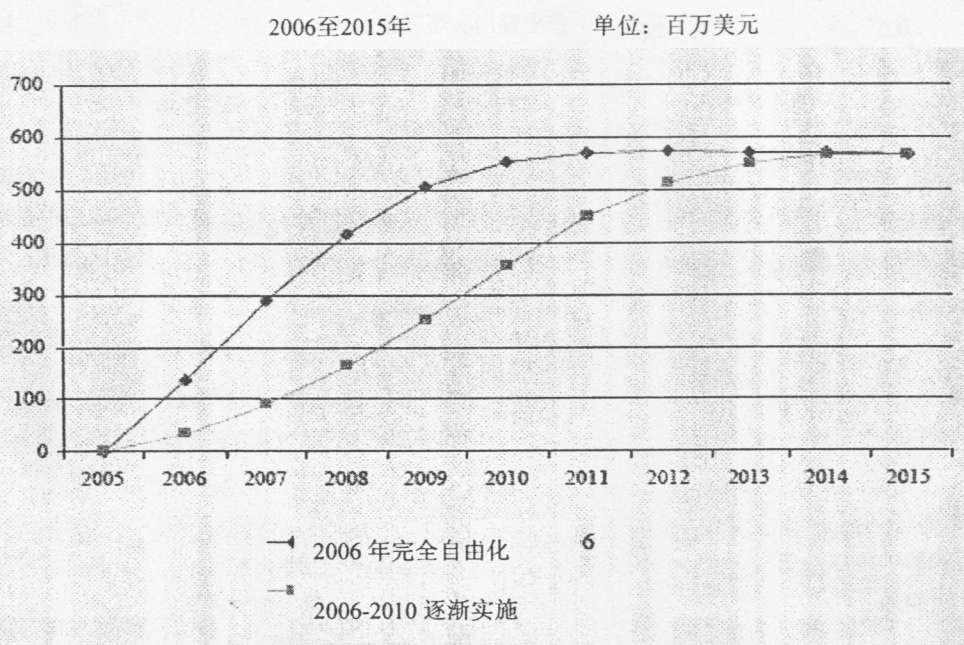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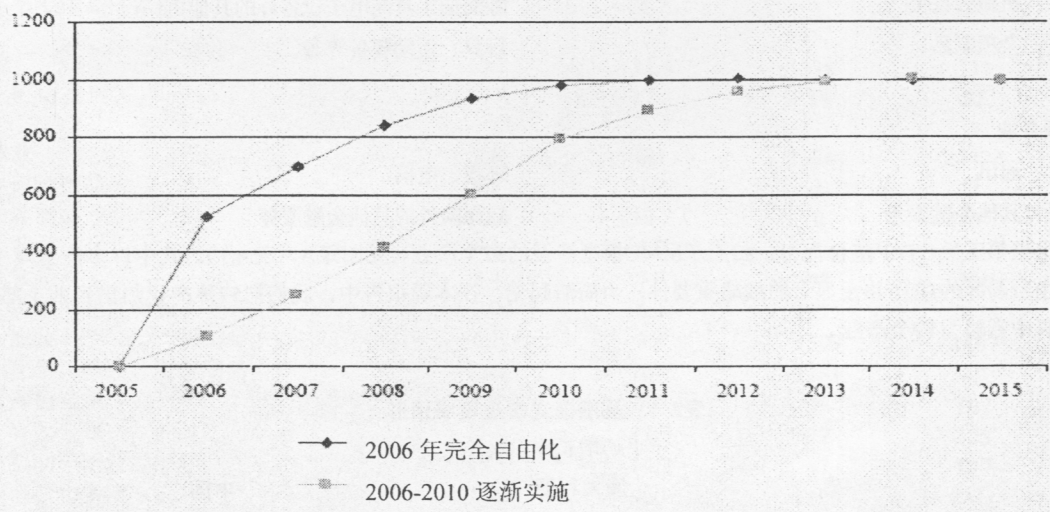
图8.1 2006-2010年间逐渐实施与2006年完全自由化的对比:
澳大利亚: 消除商品贸易壁垒而产生的实际GDP与基准值的偏差



来源：政策模拟。

备注：图表中数值是根据2005年汇率折算后的美元值。

图8.2 2006-2010年间逐渐实施与2006年完全自由化的对比：
中国：消除商品贸易壁垒而产生的实际GDP与基准值的偏差
2006至2015年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政策模拟。

备注：图表中数值是根据2005年汇率折算后的美元值。

表1.1 产业部门和项下相关产业*

部门/产业	主要产品
农业	
小麦	小麦
谷物类	大麦、燕麦，玉米等等
羊毛织品，蚕蚕茧	羊毛、蚕丝
油籽	油籽
矿业	
矿物类	金属矿石、黑色及有色金属
制造业	
肉类产品类	肉制品（包括牛肉制品）
乳制品	乳制品（包括未加工奶）
糖类	原料和加工精糖
食品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服装	鞋服
化学制品、橡胶、塑胶制品	化学制品、橡胶、塑胶制品
黑色金属	钢、铁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例如铝）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机械设备类	除交通工具与电子设备外的其他机械设备
杂项制品	玩具、运动装备等等
服务业	
通讯	邮政、电信
其他金融服务	除保险外的其他金融服务

* 此表根据第五版GTAP整合而得，归类了MMC模型涉及的57个产业（见附录A，表A.1）。其中许多产业对于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无显著的战略重要性，为简洁起见，在本篇报告中，我们把57种产业归集到四个部门，在本表中省略为19个产业。

表2.1 基准模式常规发展情形

	年平均增长率，%			
	澳大利亚		中国	
	1997-2015	2005-2015	1997-2015	2005-2015
宏观经济指标				
实际GDP	3.6	3.3	7.2	6.7
实际消费	3.6	3.4	6.0	5.8

实际投资	3.8	2.9	7.5	6.6
出口额	3.5	3.9	10.1	9.2
进口额	4.2	3.7	9.0	8.2
双边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6.2	5.4	n.a.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n.a.	n.a.	5.2	5.9
产业部门总产出				
农业	2.2	2.4	2.9	2.6
矿业	3.1	3.2	7.0	6.3
制造业	2.2	2.1	8.0	7.4
服务业	3.7	3.4	7.3	6.7

来源：基准模式模拟

n.a.——无法获取数据

表2.2 基准值：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

	数量的年平	数量的年平	进口额 ^a :	进口额 ^a :
	均增长率	均增长率		
	1997-2015	2005-2015	2005年	2015年
	(%)	(%)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合计	10.1	8.5	12130	27398
农业	3.7	3.3	46	63
小麦	1.9	2.1	0	0
谷物类	3.6	3.9	1	1
油籽	2.4	1.9	3	3
羊毛织品, 桑蚕茧	6.2	4.7	1	1
矿业	13.2	11.4	110	322
矿物类	13.6	12.5	16	52
制造业	9.8	8.1	11242	24424
肉类产品	4.3	4.2	1	2
乳制品	10.2	10.2	0	0
糖类	6.1	5.7	1	1
食品	8.4	7.7	98	206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7.9	6.1	1377	2478
服装	6.1	3.4	1509	2107
化学、橡胶、塑胶制品	12.4	10.7	1261	3493
黑色金属	8.1	7.0	55	107
有色金属	13.0	11.3	77	223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15.3	14.2	47	177
机械设备类	7.2	6.0	1305	2341
杂项制品	10.7	8.3	1257	2775
服务	14.1	13.0	728	2472

来源：基线模拟

^a表示表中数额以2005年汇率计算而得

表2.3 基准值：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

合计	数量的年	数量的年	进口额 ^a :	进口额 ^a :
	平均增长	平均增长	2005年	2015年
	率	率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1997-2015	2005-2015		
	(%)	(%)		
合计	9.2	8.8	9279	21659
农业	8.1	7.3	2012	4072
小麦	6.0	5.0	101	166
谷物类	3.0	2.1	395	486
油籽	6.9	6.3	24	44
羊毛织品, 桑蚕茧	11.8	9.8	1006	2556
矿业	7.6	7.7	2166	4565
矿物类	7.5	7.8	1994	4208
制造业	10.6	9.9	4366	11238
肉类产品	9.6	8.9	56	130
乳制品	10.5	9.5	100	247
糖类	7.1	6.7	89	169
食品	9.1	8.1	105	227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11.0	10.8	745	2084
服装	4.6	4.2	33	49
化学、橡胶、塑胶制品	10.1	9.8	294	751
黑色金属	9.6	9.0	168	397
有色金属	11.3	10.3	1543	4100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9.2	9.3	6	14
机械设备类	9.7	8.8	432	1007
杂项制品	9.9	9.8	8	21
服务	9.5	9.4	742	1825

来源：基线模拟。

上标^a表示表中数额以2005年汇率计算而得。

表3.1 双边商品贸易关税壁垒水平

	2005年从价关税税率	
	澳大利亚	中国
小麦	0.0	30.0
谷物类	0.0	3.0
蔬菜、水果、坚果	0.7	5.9
油籽	0.0	15.0
植物纤维	0.0	3.0
农作物类	0.0	3.1
动物制品类	0.0	5.2
羊毛织品, 桑蚕茧	0.0	15.0

林业	0.4	2.2
渔业	0.0	12.8
煤矿	0.0	4.7
石油、天然气	0.0	6.0
矿物类	0.0	3.0
食用肉类：牛、绵/山羊、马	0.6	12.0
肉制品类	1.0	14.0
动植物油	0.6	13.0
乳制品	12.0	9.9
精加工米	1.7	10.6
糖类	2.1	25.0
食品类	2.2	15.8
饮料和烟草制品	3.4	26.0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6.6	9.7
服装	14.8	16.7
皮革制品	7.4	9.0
木制品	4.4	6.6
纸制品、出版业	1.8	4.9
汽油、煤制品	0.0	6.3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2.2	9.1
矿物制品类	4.0	11.0
钢铁	2.0	7.0
金属类	2.2	6.2
金属制品	3.8	11.0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5.2	16.3
运输工具类	0.3	7.5
电子设备	0.3	7.0
机械设备类	2.3	8.8
杂项制品	2.5	13.5

数据根据以下来源得出：GTAP数据库、澳大利亚产业协会、中国商务部、WTO。

表3.2 中国：在农产品上的关税税率和配额 2005

	配额 公吨	配额内税率 %	配额外税率 %	非国有贸易商享有的配 额 %
小麦	9,636,000	1-10	65	10
稻米	5,320,000	1-9	10-65	50
玉米	7,200,000	1-10	40-65	40
糖类	1,945,000	15	50	30
棉花	894,000	1	40	67
羊毛	287,000	1	38	n.a.
大豆油	3,587,100	9	30.7	90
橄榄油	3,168,000	9	30.7	90
葡萄籽油	1,243,000	9	30.7	90

来源: WTO (2001)。

表4.1 2006年消除商品贸易关税类限制完全自由化
对宏观经济指标和产业部门的影响对基准值的偏差, 2015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标		
实际GDP (%)	0.12	0.05
实际GDP (百万美元)	944	1610
实际GNP (%)	0.22	0.02
实际GDP (百万美元)	1715	610
实际消费 (%)	0.21	0.02
出口额 (%)	0.6	0.2
进口额 (%)	1.3	0.2
贸易条件 (%)	0.6	0.1
资本存量 (%)	0.2	0.1
实际工资 (%)	0.5	0.1
双边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0.1	n.a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百万美元)	2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0.3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百万美元)	n.a	10
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 (%)	0.2	0.1
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 (百万美元)	1106	818
贸易流量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 (%)	7.3	n.a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 (百万美元)	1995	n.a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 (%)	n.a	14.8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 (百万美元)	n.a	3197
产业部门总产出		
农业	1.2	0.1
矿业	0.2	0.0
制造业	0.2	0.1
服务业	0.0	0.0

来源: 政策模拟

n.a.——无法获取数据

表4.2 消除商品贸易壁垒2006年完全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引致内生生产率的提高* 单位: %

澳大利亚	中国
------	----

农业	0.0	0.0
小麦	0.0	0.0
谷物类	0.0	0.0
油籽	0.0	0.0
羊毛织品、桑蚕茧	0.0	0.0
矿业	0.0	0.4
矿物类	0.0	0.2
制造业	0.1	0.1
肉类产品	0.0	0.0
乳制品	0.0	0.0
糖类	0.1	0.3
其他食品	0.0	0.1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0.4	0.1
服装	1.7	0.1
化学、橡胶、塑胶制品	0.1	0.0
黑色金属	0.0	0.0
有色金属	0.0	0.1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0.0	0.0
其他机械设备	0.0	0.0
杂项制品	0.2	0.1

来源：政策模拟。

*表中数值代表由于贸易壁垒的撤销（在表3.1中体现）致使初始要素投入（劳动、资本和土地）提高带来的产出百分率的变化。例如：在模型中，假设澳方撤销了对中国服装产品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则澳大利亚服装产业的生产率（即每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将会提高1.7个百分点。

表4.3 消除商品贸易关税壁垒2006年完全自由化：

	澳大利亚：产业影响*				
	产出	产出	雇佣人数	来自中国的进口	来自中国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量
	%	百万美元	%	%	^a 百万美元
农业	1.2	255	1.4	1.8	1
小麦	0.4	8	0.4	n.s.	0
谷物类	0.4	4	0.4	n.s.	0
油籽	2.1	4	2.6	n.s.	0
羊毛织品、桑蚕茧	7.1	218	9.2	n.s.	0
矿业	0.2	72	0.0	0.6	2
矿物类	0.7	86	0.5	1.7	1
制造业	0.2	195	0.0	8.1	1977

肉类产品	0.4	2	0.5	n.s.	0
乳制品	0.1	1	-0.1	n.s.	0
糖类	1.8	14	1.7	n.s.	0
其他食品	0.2	7	0.0	5.1	11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3.2	98	2.9	9.0	223
服装	-5.5	-36	-11.9	24.5	516
化学、橡胶、塑胶制品	0.1	12	0.0	7.4	259
黑色金属	0.0	1	-0.1	3.7	4
有色金属	1.4	90	1.3	8.5	19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0.6	-43	-0.8	31.5	56
其他机械设备	0.3	28	0.2	3.8	89
杂项制品	-1.3	-11	-1.7	5.2	144

来源：政策模拟。

^a表示表中数额以美元汇率计算而得。

备注1：表中n.s.=not significant（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备注2：表中数值的偏离以产业增加值计算，其中增加值不能加进表4.1中GDP的偏离中。两者囊括范围不同，GDP包括间接税收，产业增加值则否。

表4.4 消除商品贸易关税壁垒2006年完全自由化：

	中国：产业影响*				
	产出	产出	雇佣人数	来自中国的进口	来自中国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对基准值的偏差量 ^a
	%	百万美元	%	%	百万美元
农业	-0.1	-168	1.4	16.3	663
小麦	-0.1	-7	-0.1	20.5	34
谷物类	0.4	4	0.4	0.9	4
油籽	2.1	4	2.6	61.4	27
羊毛织品、桑蚕茧	7.1	218	9.2	19.2	490
矿业	0.2	72	0.0	6.6	301
矿物类	-0.2	-47	-0.5	6.4	270
制造业	0.1	1150	0.0	20.3	2282
肉类产品	0.0	3	-0.1	12.3	16
乳制品	-0.5	-5	-0.6	27.1	67
糖类	-0.4	-2	-0.8	40.2	68
其他食品	0.0	1	-0.1	33.9	77
纺织（包括轻加工羊毛）	0.3	248	0.1	17.2	359
服装	0.4	328	0.1	93.0	46
化学、橡胶、塑胶制品	0.1	112	0.1	33.1	249
黑色金属	0.1	40	0.0	10.5	41

有色金属	-0.2	-40	0.0	19.5	799
机动车辆及零部件	-0.2	-41	-0.4	116.9	17
其他机械设备	0.1	96	0.0	13.1	131
杂项制品	0.1	89	0.0	60.7	13

来源：政策模拟。

^a表示表中数额以2005年美元汇率计算而得。

备注：表中数值的偏离以产业增加值计算，其中增加值不能加进表4.1中GDP的偏离中。两者囊括范围不同，GDP包括间接税收，产业增加值则否。

表 5.1 投资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11	0.15
实际 GDP (百万美元)	864	4616
实际 GNP (%)	0.1	0.1
实际 GNP (百万美元)	787	3737
实际消费 (%)	0.1	0.1
出口量 (%)	0.1	0.2
进口量 (%)	0.1	0.1
贸易条件 (%)	0.0	-0.1
资本存量 (%)	0.1	0.1
实际工资 (%)	0.1	0.1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8.2	n.a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百万美元)	23.5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7.1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百万美元)	n.a	197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1	0.1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百万美元)	360	734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0.2	n.a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百万美元)	58.0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n.a	0.2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百万美元)	n.a	38.6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0.1	0.1
矿业	0.1	0.2
制造业	0.1	0.2
服务业	0.1	0.1

来源：政策模拟

表 5.2 投资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澳大利亚：产业影响* 2015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中国的 进口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来自中国的 进口 对基准值的 偏差 a 百万美元
农业	0.1	17	0.0	0.2	0
小麦	0.0	1	-0.1	n.s.	0
谷物类	0.1	1	0.0	n.s.	0
油籽	0.1	0	0.0	n.s.	0
羊毛织品, 桑蚕茧	0.1	3	0.0	n.s.	0
矿业	0.1	51	0.0	0.3	1
矿物类	0.2	21	0.0	0.3	0
制造业	0.1	96	0.0	0.2	49
肉制品类	0.0	0	0.0	n.s.	0
奶制品	0.1	2	0.0	n.s.	0
糖类	0.1	1	0.0	n.s.	0
食品类	0.0	2	-0.1	0.1	0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0.1	3	0.0	0.2	4
服装	0.1	0	0.0	0.1	3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0.1	12	0.0	0.3	9
黑色金属	0.1	4	0.0	0.2	0
有色金属	0.2	12	0.1	0.3	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1	10	0.0	0.3	1
机械和设备类	0.1	8	0.0	0.2	4
杂项制品	0.1	1	0.0	0.2	5
服务业	0.1	702	0.0	0.3	8

通讯	0.1	26	0.0	0.3	0
金融服务类	0.1	51	0.0	0.3	0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 n.s.=not significant（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a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注：表中的产出偏差用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并未加进表 5.1 中 GDP 的总偏差。与工业增加值不同，GDP 包括了间接税收。

表 5.3 投资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中国：产业影响* 2015

	产出 对基准值 的偏差度 %	产出 对基准值 的偏差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 的偏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 的偏差量 ^a 百万美元
农业	0.1	481	0.0	0.1	7
小麦	0.1	11	0.0	0.1	0
谷物类	0.1	13	0.0	0.1	1
油籽	0.2	19	0.1	0.2	0
羊毛织品，桑蚕茧	0.2	7	0.1	0.2	4
矿业	0.2	133	0.0	0.2	9
矿物类	0.2	48	0.0	0.2	8
制造业	0.2	1742	0.0	0.2	25
肉制品类	0.1	11	0.0	0.1	0
奶制品	0.2	2	0.0	0.1	0
糖类	0.1	1	0.0	0.2	0
食品类	0.1	24	0.0	0.1	0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0.2	147	0.0	0.2	4
服装	0.1	121	0.0	0.1	0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0.2	247	0.1	0.2	2
黑色金属	0.2	76	0.0	0.2	1
有色金属	0.2	37	0.1	0.2	1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2	53	0.1	0.1	0
机械和设备类	0.1	213	0.0	0.2	2

杂项制品	0.2	138	0.0	0.2	0
服务业	0.1	2340	0.0	0.1	3
通讯	0.2	75	0.0	0.1	0
金融服务类	0.2	106	0.0	0.1	0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 n.s.=not significant（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a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注：表中的产出偏差用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并未加进表 5.1 中 GDP 的总偏差。与工业增加值不同，GDP 包括了间接税收。

表 6.1 服务业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15	0.19
实际 GDP (百万美元)	1199	5948
实际 GNP (%)	0.1	0.2
实际 GNP (百万美元)	1114	4982
实际消费 (%)	0.1	0.2
出口量 (%)	0.1	0.2
进口量 (%)	0.1	0.1
贸易条件 (%)	0.0	-0.1
资本存量 (%)	0.1	0.1
实际工资 (%)	0.2	0.1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8.4	n.a.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百万美元)	240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4.0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百万美元)	n.a.	111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1	0.2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百万美元)	576	1621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0.3	n.a.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百万美元）	73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n.a.	0.2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百万美元）	n.a.	45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0.1	0.1
矿业	0.1	0.2
制造业	0.1	0.2
服务业	0.2	0.2

来源：政策模拟

表 6.2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澳大利亚： 产业影响* 2015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 偏差量 ^a 百万美元
农业	0.1	14	0.0	0.1	0
小麦	0.0	1	0.0	n.s.	0
谷物类	0.1	1	0.1	n.s.	0
油籽	0.1	0	0.0	n.s.	0
羊毛织品， 桑蚕茧	0.1	4	0.1	n.s.	0
矿业	0.1	44	0.0	0.3	1
矿物类	0.1	20	0.1	0.3	0
制造业	0.1	108	0.1	0.2	57
肉制品类	0.1	0	0.0	n.s.	0
奶制品	0.1	1	0.0	n.s.	0
糖类	0.1	0	0.0	n.s.	0
食品类	0.1	3	0.0	0.1	0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0.1	3	0.1	0.2	4
服装	0.1	0	0.1	0.2	3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0.1	12	0.1	0.3	11

黑色金属	0.1	4	0.1	0.3	0
有色金属	0.2	12	0.1	0.3	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2	12	0.1	0.4	1
机械和设备类	0.1	9	0.1	0.2	6
杂项制品	0.1	1	0.0	0.2	6
服务业	0.2	1054	0.0	0.6	14
通讯	0.2	44	0.0	0.5	1
金融服务类	0.2	73	0.0	0.4	0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 n.s.=not significant（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a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注：表中的产出偏差用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并未加进表 6.1 中 GDP 的总偏差。与工业增加值不同，GDP 包括了间接税收。

表 6.3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中国：产业影响* 2015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 的偏差度 %	来自中国 的进口 对基准值 的偏差量 ^a 百万美元
农业	0.1	445	0.2	0.2	8
小麦	0.1	10	0.1	0.1	0
谷物类	0.1	11	0.1	0.1	1
油籽	0.1	14	0.2	0.2	0
毛绒，丝绸蚕茧	0.1	5	0.2	0.2	6
矿业	0.2	154	0.2	0.2	9
矿物类	0.2	63	0.2	0.2	8
制造业	0.2	2048	0.1	0.2	25
肉制品类	0.1	11	0.1	0.2	0
奶制品	0.2	2	0.2	0.1	0
糖类	0.1	1	0.1	0.1	0
食品生产类	0.1	21	0.1	0.2	0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0.2	149	0.1	0.2	4

服装	0.1	109	0.1	0.1	0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0.2	279	0.2	0.2	2
黑色金属	0.2	102	0.2	0.2	1
有色金属	0.3	46	0.2	0.3	1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3	68	0.2	0.2	0
机械和设备类	0.2	288	0.2	0.2	2
杂项制品	0.2	147	0.1	0.2	0
服务业	0.2	3592	-0.1	0.2	4
通讯	0.2	113	-0.1	0.1	0
金融服务类	0.2	155	-0.1	0.1	0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的产出偏差用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并未加进表 6.1 中 GDP 的总偏差。与工业增加值不同，GDP 包括了间接税收。

表 7.1 FTA 三方面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37	0.39
实际 GDP (百万美元)	3007	12175
实际 GNP (%)	0.5	0.3
实际 GNP (百万美元)	3616	9329
实际消费 (%)	0.5	0.3
出口量 (%)	0.9	0.5
进口量 (%)	1.5	0.4
贸易条件 (%)	0.6	-0.2
资本存量 (%)	0.4	0.3
实际工资 (%)	0.8	0.4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16.7	n.a.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百万美元)	477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11.4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百万美元)	n.a.	318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4	0.4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百万美元)	2042	3172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7.8	n.a.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百万美元)	2126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n.a.	15.1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百万美元)	n.a.	3280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1.3	0.2
矿业	0.5	0.4
制造业	0.5	0.5
服务业	0.3	0.1

来源：政策模拟

表 7.2 FTA 对实际 GDP 增长率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2005-2015 年间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

	基准值	消除商品贸易的国界保护	投资简易化	服务贸易自由化	FTA 的三方面
澳大利亚	3.349	3.361 (0.012)	3.361 (0.011)	3.365 (0.016)	3.388 (0.039)
中国	6.669	6.674 (0.006)	6.685 (0.016)	6.689 (0.021)	6.711(0.042)

来源：政策模拟

*表中的数据表示基于中澳 FTA 下实际 GDP 年增长率的变化（相对于基数）。

表 7.3 FTA 三方面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产出 %	产出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	产出 %	产出 百万美元	雇佣人数 %
农业	1.3	287	1.4	0.2	758	0.1
小麦	0.5	10	0.3	0.2	15	0.0
谷物类	0.5	6	0.4	0.1	12	-0.1
油籽	2.2	4	2.6	0.2	21	0.0
羊毛织品，桑蚕茧	7.3	225	9.3	-4.5	-176	6.7

矿业	0.5	167	0.1	0.4	286	-0.7
矿物类	1.0	127	0.6	0.2	64	-0.3
制造业	0.5	399	0.1	0.5	4940	0.2
肉制品类	0.5	3	0.5	0.3	25	0.0
奶制品	0.5	4	-0.1	-0.1	-1	-0.4
糖类	0.2	15	1.7	-0.2	-1	-0.7
食品类	1.9	12	0.0	0.3	46	-0.1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0.3	104	3.0	0.6	544	0.3
服装	3.4	-35	-11.9	0.6	559	0.2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5.3	36	0.1	0.5	638	0.3
黑色金属	0.4	10	0.0	0.5	219	0.2
有色金属	0.3	114	1.5	0.2	41	-0.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1.8	-21	-0.6	0.6	146	0.3
机械和设备类	-0.3	46	0.3	0.4	598	0.2
杂项制品	0.5	-9	-1.6	0.4	374	0.1
服务业	0.3	2057	0.0	0.4	6596	-0.1
通讯	0.2	50	-0.2	0.4	211	-0.2
金融服务类	0.3	134	-0.1	0.4	291	-0.1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的产出偏差用来衡量工业增加值，并未加进表 7.1 中 GDP 的总偏差。与工业增加值不同，GDP 包括了间接税收。

表 7.4 FTA 三方面对商品贸易的影响
2006 年完全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百分比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百万美元 ^a	%	百万美元 ^a
农业	2.1	1	16.6	677
小麦	n.s.	0	20.8	34
谷物类	n.s.	0	1.1	5
油籽	n.s.	0	61.9	27
羊毛制品，桑蚕茧	n.s.	0	19.5	499
矿业	1.2	4	7.0	318
矿物类	2.4	1	6.8	285
制造业	0.5	2083	20.7	2329
肉制品类	n.s.	0	12.6	16
奶制品	n.s.	0	27.3	68
糖类	n.s.	0	40.5	69
食品生产类	5.3	11	34.2	78

纺织品（包括轻工羊毛）	9.4	232	17.6	367
服装	24.8	522	93.2	46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8.0	279	33.6	252
黑色金属	4.2	4	10.8	43
有色金属	9.2	20	20.0	820
机动车辆和部分	32.2	57	117.3	17
机械和设备类	4.2	99	13.4	135
杂项制品	5.6	154	61.1	13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 n.s.=not significant（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a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表 8.1 2006-2010 年间逐步实施自由化和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2006-2015 年年收益百分比** 单位：百万美元

	消除商品贸易的国界保护		投资便利化		服务贸易自由化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
澳大利亚的实际 GDP	4748	3536	5457	4181	7510	5765
澳大利亚的实际 GNP	9289	7325	5170	4009	7292	5688
中国的实际 GDP	8913	7011	24799	19750	30098	24300
中国的实际 GNP	5291	4179	20889	16646	26259	21346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是 2005 年的数值，以美元表示。

**表 8.2 澳-中 FTA 三方面的所有影响
2006-2015 年年收益百分比** 单位：百万美元

	2006 年完全自由化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
澳大利亚的实际 GDP	17715	13482
澳大利亚的实际 GNP	21751	17023
中国的实际 GDP	63810	51062
中国的实际 GNP	52438	42171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是 2005 年的数值，以美元表示。

表 8.3 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等价手段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12	0.05
实际 GNP (%)	0.22	0.02
实际消费 (%)	0.21	0.02
出口量 (%)	0.6	0.2
进口量 (%)	1.3	0.2
贸易条件 (%)	0.6	-0.1
资本存量 (%)	0.2	0.1
实际工资 (%)	0.5	0.1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0.1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0.3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2	0.1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7.3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n.a	14.6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	1.1	-0.1
矿业 (%)	0.2	0.0
制造业 (%)	0.2	0.1
服务业 (%)	0.0	0.0

来源：政策模拟

n.a 表示无法取得数据。

表 8.4 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等价手段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
澳大利亚：产业影响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产出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 偏差度 %	来自澳大利亚 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澳大利亚的 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差 量 ^a 百万美元
农业	1.1	1.4	1.8	1
小麦	0.4	0.4	n.s.	0
粮谷类	0.4	0.4	n.s.	0
油籽	2.1	2.7	n.s.	0
羊毛织品, 桑蚕茧	6.7	8.9	n.s.	0
矿业	0.2	0.1	0.6	2
矿物类	0.6	0.6	1.8	1
制造业	0.2	0.0	8.1	1985
肉制品类	0.4	0.6	n.s.	0
奶制品	0.07	-0.07	n.s.	0
糖类	1.8	1.7	n.s.	0
食品生产类	0.2	0.1	5.1	10
纺织品 (包括轻工羊 毛)	3.3	2.9	9.0	224
服装	-5.2	-12.1	24.5	517
化学、橡胶、塑料制 品	0.2	0.01	7.4	260
黑色金属	0.1	0.0	3.7	4
有色金属	1.4	1.3	8.6	19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6	-0.8	31.8	56
机械和设备类	0.3	0.2	3.8	90
杂项制品	-1.3	-1.6	5.2	145

来源：政策模拟

注：表中 n.s.=not significant (不显著)，原因是其数值很小可忽略不计。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表 8.5 消除商品贸易的关税等价手段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
中国：产业影响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

	产出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雇佣人数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澳大利亚 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 差度 %	来自澳大利亚 的进口 对基准值的偏差 量 ^a 百万美元
农业	-0.1	-0.1	15.8	642
小麦	-0.1	-0.2	20.7	34
粮谷类	-0.1	-0.2	0.9	4
油籽	-0.1	-0.2	62.2	28
羊毛织品, 桑蚕茧	-5.2	-7.6	18.4	470
矿业	0.0	-0.9	6.2	281
矿物类	-0.2	-0.5	6.4	269
制造业	0.1	0.0	20.4	2297
肉制品类	0.0	0.0	12.4	16
奶制品	-0.5	-0.6	27.3	68
糖类	-0.4	-0.8	40.6	69
食品生产类	0.0	-0.1	34.3	78
纺织品(包括轻工 羊毛)	0.3	0.1	17.4	362
服装	0.4	0.1	95.7	47
化学、橡胶、塑料 制品	0.1	0.0	33.5	251
黑色金属	0.1	0.0	10.5	42
有色金属	-0.2	-0.4	19.5	800
机动车辆和零部 件	0.1	0.1	120.6	17
机械和设备类	0.1	0.0	13.2	133
杂项制品	0.1	0.0	61.7	13

来源：政策模拟

a 以 2005 年美元衡量

表 8.6 投资自由化的影响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11	0.15
实际 GNP (%)	0.1	0.1
实际消费 (%)	0.1	0.1
出口量 (%)	0.1	0.2
进口量 (%)	0.1	0.1
贸易条件 (%)	0.0	-0.1
资本存量 (%)	0.1	0.1
实际工资 (%)	0.1	0.1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7.3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6.1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1	0.1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0.2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n.a	0.2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	0.1	0.1
矿业 (%)	0.1	0.2
制造业 (%)	0.1	0.2
服务业 (%)	0.1	0.1

来源：政策模拟

表 8.7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15	0.19
实际 GNP (%)	0.1	0.2
实际消费 (%)	0.1	0.2
出口量 (%)	0.2	0.2
进口量 (%)	0.1	0.1
贸易条件 (%)	0.0	-0.1
资本存量 (%)	0.1	0.1
实际工资 (%)	0.2	0.1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7.2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3.4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1	0.2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0.2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n.a.	0.2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	0.1	0.1
矿业 (%)	0.1	0.2
制造业 (%)	0.1	0.2
服务业 (%)	0.2	0.2
通讯业 (%)	0.2	0.2
银行业 (%)	0.2	0.2

来源：政策模拟

表 8.8 FTA 三方面的影响
2006-2010 年逐步实施自由化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澳大利亚	中国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	0.37	0.39
实际 GNP (%)	0.5	0.3
实际消费 (%)	0.5	0.3
出口量 (%)	0.9	0.5
进口量 (%)	1.4	0.4
贸易条件 (%)	0.5	-0.2
资本存量 (%)	0.4	0.3
实际工资 (%)	0.8	0.4
投资流量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	14.6	n.a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	n.a	9.8
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 (%)	0.4	0.4
贸易流量		
澳大利亚从中国的进口 (%)	7.7	n.a
中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 (%)	n.a	15.0
总计各部门产出		
农业 (%)	1.3	0.2
矿业 (%)	0.4	0.4
制造业 (%)	0.5	0.5
服务业 (%)	0.3	0.4

来源：政策模拟

表 8.9 FTA 的三方面在 2006-2010 阶段的影响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百分比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产出	雇用劳动力	产出	雇用劳动力
农业	1.3	1.4	0.2	0.1
小麦	0.5	0.4	0.1	0.0
粮谷类	0.6	0.5	0.1	-0.1
油籽	2.2	2.8	0.2	0.0
羊毛织品, 桑蚕茧	6.9	9.1	-4.9	-7.4
矿业	0.4	0.2	0.4	-0.7
矿物类	0.9	0.7	0.2	-0.3
制造业	0.5	0.1	0.5	0.2
肉制品类	0.5	0.6	0.3	0.0
奶制品	0.2	-0.1	-0.2	-0.4
糖类	2.0	1.7	-0.2	-0.8
食品生产类	0.3	0.0	0.3	-0.1
纺织品 (包括轻工羊毛)	3.5	3.0	0.6	0.3
服装	-5.1	-12.0	0.6	0.2
化学、橡胶、塑料制品	0.4	0.2	0.5	0.3
黑色金属	0.3	0.1	0.5	0.2
有色金属	1.8	1.6	0.2	-0.1
机动车辆和零部件	-0.2	-0.5	0.6	0.3
机械和设备类	0.6	0.3	0.4	0.2
杂项制品	-1.1	-1.6	0.4	0.1
服务业	0.3	-0.1	0.4	-0.1
通讯	0.2	-0.2	0.4	-0.2
金融服务类	0.3	-0.1	0.4	-0.1

来源: 政策模拟

表 9.1 FTA 对世界其它地区影响的三个方面：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度

	消除对商品贸易的国界保护	投资自由化	服务贸易自由化	FTA 影响的三个方面
宏观经济指数				
实际 GDP	0.0	0.0	0.0	0.0
实际 GNP	0.0	0.0	0.0	0.0
投资流				
ROW 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0.2	0.1	0.1	0.5
ROW 对中国的投资	0.1	0.2	0.3	0.6
澳大利亚对 ROW 的投资	0.0	0.0	0.0	0.0
中国对 ROW 的投资	0.0	0.0	0.0	0.0
贸易流				
澳大利亚来源于中国的进口	7.3	0.2	0.3	7.8
澳大利亚来源于 ROW 的进口	0.1	0.0	0.1	0.2
中国来源于澳大利亚的进口	14.8	0.2	0.2	15.1
中国来源于 ROW 的进口	-0.1	0.1	0.1	0.1
ROW 来源于澳大利亚的进口	-1.6	0.1	0.1	-1.3
ROW 来源于中国的进口	0.1	0.2	0.2	0.4

来源：政策模拟

表 9.2 消除对商品贸易的边境保护：贸易转移和创造
对 2015 年基准值的偏差

	对基准值的偏差度 (%)	2005 年衡量的数量偏差 (单位：百万美元)
澳大利亚来源于中国的进口	7.3	1995
澳大利亚来源于 ROW 的进口	0.1	184
中国来源于澳大利亚的进口	14.8	3197
中国来源于 ROW 的进口	-0.1	-1323
ROW 来源于澳大利亚的进口	-1.6	-2096
ROW 来源于中国的进口	0.1	1167
总计		3123

来源：政策模拟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邮政编码：361005